

檢

論

卷四

檢論

章氏叢書之一

卷八

楊顏錢別錄

章炳麟曰逃空虛者聞足音而悲故箕子過殷虛則流雅聲魏武帝觀關東荒梗而賦千里無雞鳴易代小變猶懔懔不忍視況挈圻甸而傳之異族者乎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簪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閒雖俛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于文辭者故所在而有至如重器授受適在同胤無益損于中夏豪髮然卒不能持其怨慕此亦情之至也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

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
事也顧嘗好辭賦作反離騷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諸篇仕漢成
哀閒直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雄方
草太玄位不過黃門郎郎官散秩千人無印綬非長吏也侍郎
比四百石秩不逮大縣丞尉漢穀至賤此卽與今之舉貢入館

從事者何異

百官公卿表郎與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期門掌執兵送從比郎無員元始

元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是郎位之賤下等騎士也

故去就新故

不爲攜貳及王莽代漢爲新帝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爲
劇秦美新以獻外示符命內實以亡秦相風切是時莽置義和
雄爲法言以義和擬重黎卒藉巫步以明其讎僞究觀莽變法
反古當世百姓不堪命然卒爲光武明章導師所以盪亡秦之

毒螫者至後漢始效雄識短時有非議然其本徒在漢新革命
故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明其命胙方半將中興復舊物
且亟稱兩翼之絜而自比于蜀莊沈冥愀夫其辭之志微懽頓
也雄以天鳳五年卒有相人桓譚者字君山與雄友善仕新爲
掌樂大夫光武時爲議郎至六安郡丞是時新室舊臣爭詆婁
故主務極醜惡而譚爲新論上之世祖猶稱莽曰王翁初高祖
令故楚臣名項籍時有鄭君者獨不奉詔繇是盡拜名籍者爲
大夫而逐鄭君如譚可以亞矣自雄沒其後二百餘歲有武功
蘇則仕漢爲金城太守魏代漢則發服悲哭猶仕魏封都亭侯
魏文帝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聞有哭者何也則張須髯欲
對侍中傅巽目之乃止數子行事或殊異要之同在禹域則各

矜其主無傷也若元時閔本黃昇鄭至趙弘毅之倫以文學食祿或絕意仕進不受徵幣及明師舉徽州至入京誅胡元天下昭蘇而方牽帥婦稚繫組自殞此則所謂悖德遁天以訓則逆者邪

顏之推字介臨沂人也博覽書史善爲文辭好飲酒不修邊幅事梁元帝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周師破江陵入弘農爲李遠掌書記之推志不欲事仇國遇河水暴漲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仕齊桑官黃門侍郎周師侵齊陷晉陽後主輕騎走到鄴計困甚之推以陳氏因國于梁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自元帝殞命江左益衰今因執便得北齊爲附庸外有淮岱梁宋之蔽庶幾得自存立乃因宦者鄧長顓進奔

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道青徐赴陳後主內之丞相高阿那肱弗欲遂罷其議齊亡再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以疾卒之推在齊有二子命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示不忘本其家訓有言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明末顧炎武聞之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奄然媚于世者能無媿哉其後陳有許善心虞世基周羅睺袁充蔡徵陳滅皆仕隋至大官陳後主卒善心等送葬祭文猶稱陛下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尙書初明中世自李

夢陽王世貞務爲詰詘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最竄嫚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己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憲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旣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已當席稟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睨閒方偃臥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弑末帝于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稍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思

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是時蕭山毛奇齡當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陵軍事軍敗走山寺爲沙門永曆六年人或構之清率亡命爲王士方展側山谷閒卒得脫乃徧游齊楚梁宋鄭衛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過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樓歌事侵尋聞于順天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時禁綱解奇齡竟以制科得檢討吳世璠死爲平演頌以獻君子惜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于旃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訶之其言特有爲發也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于私家記錄然猶有戴名世呂葆中查嗣庭汪景祺胡中藻等雖仕滿洲爲侍從筆語及詩時時有所彈射名世推明末帝爲共主

意至貍款其他或爲失職怨望而作然觀其所詆嫫猶明于種類之大齊者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嬖嬰變風絕矣

章炳麟曰楊雄寧靖懷舊謙益雖荏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

親陳知中國昵于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尙矣哉墨子曰買鬻

易也霄

卽消

盡蕩也

經說上

同族迭主謂之易異族入主謂之蕩蕩

與易孰悲宜戶知之然清末學者攘竊滿洲或徒以旦莫蛻化道光時有仁和龔橙人傳館試正大光明殿賦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長林豐草禽獸居之此其狂而時中者邪後以漢文授巴夏禮爲謀主圓明院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及清率氣西師陷蘇松斷洪氏下游橙與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氣觀其出入歐滿一彼一此不忍坎廩以求逞欲于中夏何有

其後清政益敝有言去無道就有道者其言感憤而亦偏戾且所爲攘除異族者爲同種自主也政法固次之均之異族則政法昏明何擇重政而褻種故自昔有右沙陀左後梁者

雜志

管仲鏤簋朱紘而有三歸之家仲尼曰微斯人吾其被髮左衽矣盜嫂如叔術猶有爲之煩浣者吾觀近世李光地之事何其反也成功之奉明朝自擬以周召共和謂敵索虜而人亦島夷之降隸如施琅光地因其逋逃以爲大用卒踣鄭氏明之衣冠正朔自是斬也其伐高矣全紹衣顧責之以奪情背交與寄猘之戮功名在壺鑑而以三疵成罪豈不瑣哉嗟乎使後世之稱光地者果無以異于管仲叔術也則紹衣之責之誠過矣

宋紹興三十二年辛棄疾以耿京之命率中原義兵歸宋是時棄疾年二十三其生在金世曰踐其土食其毛倒雕戈之矜以反創之其諸寄食無所以從于叛者歟抑與旃裘居其義固異于恆也世或傳棄疾與黨懷英筮得卦異象以是定南北之仕吾知枯骨朽著其神靈不逾人矣必有神靈天弗助逆也其受命也如響

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瀝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

變人也始在翰林艷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

明張居正嘗以子不中式與書深譴

此自亟功名者之常態而國藩又自託儒行則色取行違矣

稍游諸公名卿閒而慕聲譽沾

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于歷試亦有羣率張其羽翮

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爲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

振旅始爲王而農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
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癰
疥如蛇蛭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
鄭畋之生妊于死母

見唐尉遲偓中朝故事

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

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悲孫百世不能改也

後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豈足以臨天下烏虜載其玄德
賢于菟裘其違務光不遠惜乎未聞正始之義也喪有無後無
無主族姓皆絕則里尹主之易稱羣龍無首其血玄黃是時江
南尙有數國推擇之足以爲里尹雖有戎狄以盜我九鼎誠無
若漢主何明宗弗知而貼鄭于天其未達者歟雖然苟志于仁
無惡也尙得推賢不失其序夫

聞女主羣盜十國八貝勒未聞曠年無君也元帝貴由沒而委

裘三年未有壓紐之主

元史定宗紀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杭錫雅爾之地下書己酉年庚戌年系

之曰定宗崩後議所立未決當是時已三歲無君其行事之詳簡策失書無從考也

是時中原之黎庶則

誰隸乎苟曰元百年有君三年蠹無之民猶隸元也烏虜諸夏

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蠹無君民猶隸諸夏矣

梅曾亮以文辭稱于南服晚年事晦昧不可知江南人盡言曾

亮嘗爲洪氏延致尊師之爲三老五更或言曾亮爲三老包世

臣爲五更諸爲傳狀銘志者皆隱之案吳敏樹爲曾亮誄序言

咸豐壬子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作明年金陵陷聞

先生得出丁已余寓長沙孫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

矣余窮老于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

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郎及
補官老矣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誅曰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
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烏庫哀哉伯言父其
文之好邪其志之皦邪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于顛倒者邪尋
曾亮以進士官郎中與姚鼐相似類年又老壽不爲坎坷而敏
樹言其逢忌遭亂卒于顛倒又以名高爲累若悲且諷之者其
殆以楊雄擬曾亮矣自君子觀之夷夏漢新固非比曾亮以曹
司從事不爲重臣直夏人主國故土有君以洗聖安虜辱之恥
雖濡足從之何害而況于尊禮乎
儒阮于驪山而伏生叔孫獨脫及秦之廢通履漢朝焉其違于
守節歟當其前則有夏太史終古與受之臣孳矣踵是則有陸

元朗孔冲遠矣夫以身衛禮樂儒術不卹其汙此誠非溝瀆之
小諒所能跂也及身弗能衛幸猶有膚敏逸民以守善道而世
又蹙之則弗卹其汙以衛是人如馮道錢謙益者亦盡瘁矣哉
不然革命之際收良以填溝壑而天地之紀絕矣孔子曰師摯
之始關雎之亂盈耳哉
孰使以焚如之子受鞶帶者魏太子問曰君父皆篤疾適有一
丸將誰救邴原勃然曰父也參是子之于父視其君孰重非特
上視也下視且然是故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聞之歎曰三綱絕
矣彼因心之痛發于死亡而齎咨涕洟以道之其哀厲如是知
其絕者乃不絕也自孫復胡安國以至今重所主抑所生使申
胥隱軫而嵇紹之徒重得志其絕乎則誠絕矣

哀清史

清旣遁西安逾二年章炳麟識其亡徵乃爲議曰自黃帝以逮

明氏爲史二十有二矣

除去複重舊唐書
舊五代史二種

自是以後史其將斬

邪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撓辭
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得因之以見得失作
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監謗爲
務當順治康熙時莊廷鑑戴名世以記載前事誅夷矣雖正興
詩獄乾隆毀故籍姍謗之禁外寬其名而內實文深士益媮窳
莫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所徵信悲夫天子
之將崩便房題湊璠璣玉匣之屬宿成于考工無所吝諱雖諱
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遠矣史于亡國亦大行之具

不于存時宿儲時之人死而有隨之齎送以贈襚者國死而齎
送亦絕可不哀邪大凡紀傳成于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所
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氏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
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殺矣清室始
滑夏崇拜黃教以獎其姦烝報尊親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
留之事吳偉業詩彰之及張煌言爲滿洲宮詞箸文皇后之婚
睿王張蒼水奇零草有滿洲宮詞云春官昨進
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當時事證然皆家人事米
鹽瑣細不箸于惇史無損而世或言章仁憲純四帝皆不考終
又言廢太子理密親王亦不良死祀于海寧以爲潮神海寧潮
神廟殿
宇閎壯以白石爲闌楯與太和殿
同制父老傳言理密親王祠也斯不可失志者且史之枉撓
曰仁帝至仁也滇都淪喪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誅夷殘破不